

情怀

姜花

◆罗晴

下班回家,踏出电梯,意外闻到一股馥郁的花香。定睛一看,门口鞋柜上本来插着富贵竹的玻璃瓶里多了两枝姜花。愣了三秒,立刻猜到一定是小区的保洁员丁阿姨送的花,她负责打扫我所住的这幢楼的楼道,只有她知道我家门口放着花瓶。

我心头一暖,一天的疲惫也消散无踪。我站在家门口,闭上眼睛深深呼吸,享受这醉人的芬芳,享受这珍贵的小确幸时刻。一直喜欢姜花,偶尔街上碰到有人在卖,总忍不住要买几枝。它的香味不似桂花甜腻,不像茉莉清冷,有百合的清新雅致,但要更浓一些,是“天然空气清新剂”。

其实我和丁阿姨并不怎么熟悉,只是偶尔碰面时打声招呼。丁阿姨为人朴实、工作认真,每天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之前我家装修时门口临时放了一些纸盒,尚未来得及清理,丁阿姨问我是否可以搬走。我感谢丁阿姨帮我清理,丁阿姨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应该谢谢我,这一大摞能卖个好价钱呢。之后,家里凡有快递包装盒等,我都放在门口,请她打扫时顺便带走。这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,她却记在心上了,先后几次带来自家种的红薯、丝瓜挂在我家门上。其间我也送过她茶杯、雨伞等小物品。虽然我和丁阿姨仍然算不上相熟,但我们相遇时的微笑里却多了一份默契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时刻留意门口的动静,见猫眼外有灯光亮起,知是丁阿姨来打扫卫生了。急忙打开门,向她表达谢意。她说,姜花是她自家种的,看我门口有瓶子,便带了两枝插上。我说我太喜欢姜花了,香味真好闻。丁阿姨一脸笑容,说:“喜欢就好!等这两枝谢了,我再带新鲜的来。”我又连声说谢谢。

丁阿姨走后,我忍不住把姜花搬到客厅里,整个房间霎时被花香充满了。姜花并不是我们平时吃的姜开出的花,但同属于姜科,名字朴素,花朵却是仙子般脱俗。它的开花方式比较特别,长长的绿茎顶端结着一个纺锤形的苞体,笋壳似的裹覆着许多绿色的苞片,每一个苞片中间伸出一根纤长的花管,优雅地举出一朵蝶翅状的花朵,那素白的花瓣就像月亮掉落的鳞片。姜花不但花瓣是白色的,连花管、花柱、花丝都是白色的,一朵花就像一只通体纯白的蝴蝶。怪不得人们又把姜花叫作雪花、蝴蝶姜。

欣赏着姜花,想着赠我芬芳的丁阿姨,我还是把姜花放回了门外,这样她每天打扫时闻到花香,想必也能收获一份愉悦……



忘不掉的学校,抹不去的记忆。故乡的月蝓小学是我学习的启蒙之地,是我走进城市参加工作后回老家的必经之地。每次回到家乡,不管时间多么紧迫,想见亲人的心情多么急切,我都要放慢脚步,驻足凝望母校古老建筑的遗存,回味童年上学岁月的往事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秋日,妈妈牵着我,送我到月蝓小学上学。正赶上老师组织学生们在学校南面的操场上做课间操,黑压压的一片,学生举手跳跃,喊声不断。

学校是由寺庙改建成的。我挎着书包走进校门,迎面是几棵粗壮高大的松树,枝叶如盖直入青天,增添了几分威严。寺院坐北向南筑在高处台子上,原来的正殿,那时已改成教室。寺院东侧的厢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,西侧的厢房是学校的柴火房。正对大殿的南面也是教室,只不过在老师和同学们口中,有“上讲堂”和“下讲堂”之分,北面高台上的称为“上讲堂”,南面低处的叫“下讲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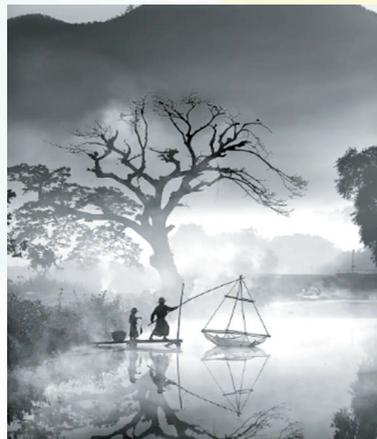
教室里冬天是生炉子取暖。值日生需提前半个多小时,从自己家里拿上生炉子用的引柴到教室。引柴一般是家里柴禾堆里的玉米轴、豆秸或家长给劈开捆好的木质硬柴。农村孩子大部分都会生炉子,先把炉盖子拿起来放到一边,把头天炉膛里剩余的灰渣,用火柱捅下去或用手从上面扒拉出来,把引柴码好放入炉膛,然后找上几张废纸塞入炉嘴,用火柴点着。等引柴烧旺时,把煤糕轻轻地放在引柴上,把炉盖盖上。一会儿炉火就生好了,教室里也逐渐暖和起来。趁着这工夫,往地上洒些水,扫地擦课桌,收拾得差不多了,同学们就陆陆续续来到了教室。

冬天教室里生炉子取暖,时间长了需要把烟筒拿下来,用木棍或火柱敲打,清除里面的烟油和烟灰,一卸一装磨损多,也坏得快。有一天下课时,老师说教室里的烟筒破损,快不

随笔

故乡的小学

◆刘金海



能用了,学校又一时半会没钱买,看同学们谁家有用烟筒的材料可捐献出来,帮学校一把。这时,我就想起我家有装煤油的大铁桶,银白锃亮有厚度,是卷烟筒的好材料,便毫不犹豫地举手报了名。我放学回家对爷爷和妈妈说了我的举动,他们十分赞同和支持,连夜腾出四个原来装煤油的大铁桶,第二天全部让我捐献给学校。同学们对我投来敬佩的目光,我的光荣感油然而生。以后我对学校集体的事更加关心关注了,做了许多诸如帮助老师制作教学用具、打煤糕、晚上守护校园等公益性的工作。

学校门口有几棵枝叶繁茂的老楸树,在一棵靠近校门口的老楸树上吊着一只用废铁轨做成的“铁钟”,老师和同学们听着钟声上下课。上课钟声急促,下课钟声响亮悠扬,传得很远。那时农户家里没有钟表,学校上下课的钟声也成为一些村民掌握时间的“报时器”。

学校老师中,有温文尔雅的杨青

和老师,有诲人不倦的曲云贵老师,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胡玉槐老师。他是我的班主任和带课老师,是庄磨镇南社村人。胡老师那时20多岁,身材魁梧,腰板笔直,脸上泛着红光,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。他以校为家,白天黑夜连轴转,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上。他除了给学生们上课,还清除垃圾,平整操场,栽树种草,美化校园。

校园内外美景如画,树木郁郁葱葱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面上,形成斑驳光影。微风吹来,树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为我们的琅琅的读书声伴奏。校园西南侧的穿天杨枝叶繁茂,有的树杈上喜鹊都安了家。校园南面平展展的操场上,不时传来学生们欢快的笑声和加油助威的呐喊声,是同学们展现青春与活力的地方。

胡老师是位心善之人,他那种对学生的慈爱让我感到特别温暖。有一年夏天,他带着我们五六个男同学到庄磨镇联校背新课本,却不巧天空乌云密布,突然下起了大雨,瞬间牧马河水猛涨。我们年纪小,个子不高,他怕我们涉水过河有危险,就背着同学们过河,送了一个,再原路返回来背一个,来回往返了十多次,才帮我们全部渡过河。中午还领着我们到离庄磨村2里多路的南社村,让他妈妈给同学们做了可口热乎的午饭吃。

在故乡小学的读书时光里,我有着太多难忘的回忆,那些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日子,那些在校园里点点滴滴趣事,那些老师关心关爱的温馨时刻,都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星,镶嵌在我记忆的天空里。

趣味

素质

◆依依

周六上午,我跟媳妇出去办事,回来的时候就堵车了。她探头一看,发现是最前面有位老人推着三轮车在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中间走着。这条路只有一条车道,机动车超不过去,就堵车了。虽然很多司机在按喇叭,但那位老人却充耳不闻。媳妇是

个急脾气,跟我说:“你去说说他,让他靠点儿边,边上又不是没地方!”

我下了车,小跑到前面,喊那位老人:“您这么走多危险啊?看看,都堵了多少车了。”老人还不理我。我这个气呀,绕到老人前面,却傻了眼。老人不是别人,是我媳妇他舅

舅。我问他:“舅舅,你怎么在马路中间走呀?”他说:“这车不听话,不往边上走。”我说:“我来扶着把,你到后头推一下。”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打转了车把。舅舅在后面使劲推,车子终于靠了边。机动车道让出来,车辆可以通行。一个司机探出头来冲我喊:“就因为你一个人,堵了这么多车,什么素质呀!”我还来不及说明情况,舅舅说:“别停呀!前面一里多地有个修车摊,你得帮我推过去,我一个人可不行……”

等网约车

◆苗风和

觉得不对劲,就拿起手机又看了看。唉!原来,尾数82是司机的手机号码,车牌照尾数就是74。我只看了一眼醒目的蓝色数字,误把它当成车牌号了。好在车就停在前面,我快步上前

和司机师傅说,是我叫的车。自己误把手机尾数看成车牌尾数了。司机笑着说:“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,这事也怪我,我刚才要是报一下您叫车的手机尾数,咱们就能少等这两分钟了。”

出门办事赶上自家车限行,我就用手机叫了网约车。平台很快回复了信息,说三分钟后到达。我留意了一下那串蓝色字体的尾数82这两个数字。过了会儿,一辆汽车在附近停下,司机打开车窗问:“是您叫的车吗?”我看了眼汽车牌照,尾数是74。于是,我摆了摆手说在等别的车。司机听后把车向前挪了一段距离停在了路边。

我们都在原地待了有两分钟。我